

谈嘉德◎著



庄子浅识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谈嘉德◎著

庄子浅识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浅识 / 谈嘉德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190-3187-9

I. ①庄… II. ①谈… III. ①道家②《庄子》—研究IV. ①B2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1479号

庄子浅识

作者: 谈嘉德

出版人: 朱庆

终审人: 奚耀华

复审人: 王柏松

责任编辑: 周小丽

责任校对: 杨悦

封面设计:  东方朝阳

责任印制: 陈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话: 010-85923036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zhouxl@clapnet.cn

印刷: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

装订: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451千字 印张: 27.25

版次: 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: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90-3187-9

定价: 6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内容简介

在前贤成果的基础上，依庄子的虚静无为学说体系，见前人之未见，发前人所未发，阐述自己独到之见，尽量挖掘庄子的言外之意，使其学说内蕴张显，对成说及句读之舛误处，提出修正意见，力求言之有据、文顺义通；对模糊不明处，详尽解说之；为求读音无误，对容易读错的字，加注汉语拼音；或有近乎迷信解说，皆予以驳除。另如：《人间世》“鼓篋播精”，或以算命押卦解之，有悖“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”之旨；《德充符》哀骀它“果以恶骇天下”，都释“骇天下”为使天下人害怕，非常不妥；《大宗师》“庸詎知吾之所谓吾之乎”，都把“吾”释为“我”，根本讲不通……。这样硬伤例子难以枚举，由读者去一一领略、辨析。

凡 例

一、《庄子浅识》的原文，以上海书局诸子集成版王先谦注《庄子集解》及郭庆藩辑《庄子集释》版本为主。参照陈凡整理的三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二次印刷的《庄子集解》版本，和陈鼓应的《庄子今注今译》的修订本。

二、如与原文有不同部分，则在注释或译文中说明。

三、原文字音复杂，音随意转，为便于诵读原文而防音误，故随原文夹注汉语拼音于括弧中。

四、原文中有成段的内容，可能系孱入而不属于正文，亦不予删除而保持原貌，且予以注译，并在注释或译文中说明。

五、繁体字如有简化字可易换的，在不影响误解的情况下，或改为简化字。

六、原文各分段下面为注释；注释下面为译文；译文多取意译，注释、译文尽量用简化字。

七、为适应一般读者，译文力求通俗易懂，因此注释、译文或有繁琐而欠简练。

八、古本已有的注说，除必需，一般不再重复，以节省阅读者的时间。

九、所加的标点符号，基本上按规范要求。

十、《庄子浅识》为全译本。

前 言

庄子（约公元前369～前286年）。战国时哲学家，名周，宋国蒙（今河南省商丘东北）人，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。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因素。所著的《庄子》又称《南华经》，被归属于道家经典之一。

我遨游于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中，数十年来历经风雨，几度沉浮，人情世态体悟颇多。因而在阅读《庄子》时，有似曾相识之境而倍加亲和，许多内容刻画精妙而感同身受。

以前总认为《庄子》是消极悲观的，对缺乏正确人生观或批判能力差的年轻人不宜阅读，唯恐影响积极向上的意志。迨耄耋之年，将所发表或部分未发表的文稿整理成集，印成《研易斋文集》问世。所幸天假吾年，岂能虚度！便与《庄子》攀谈，而得粗浅认识。知其为人愤世嫉俗，尘埃富贵；文笔汪洋凌厉，振聋发聩；阐天人相应之理，明内圣外王之道。其旨深远，滑稽可观，“其理不竭，其来不蜕，芒乎昧乎，未之尽者。”（《天下》）

其论说、文理、成语、故事以及哲学等等丰盛的内涵，特别强调主客观都应顺从自然而与天人合一。他的磅礴气魄吸引着我，方知《庄子》不仅属于道家经典，还不乏儒家忠君爱民思想，和佛家也有某些相通之处。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，既有积极因素，也有一些消极因素，问题在于你如何理解和对待。既有利于老年人的修身养性，也可作为人们处世的借鉴，还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，更有益于培育做人的骨气。

《庄子》的修身养性，要求保持婴儿般的天真自然的平常心态，并“不刻意”而为，特别引老聃反驳孔子的话说：“孔子曰：‘夫子德配天地，而犹假至言以修心，古之君子，孰能脱焉？’老聃曰：

‘不然。夫水之于沟也，无为而才自然矣。至人之于德也，不修而物不能离焉。若天之自高，地之自厚，日月之自明，夫何修焉？’”（《田子方》）

《庄子》继承老聃学说而又发展、丰富之，且更多趣味性。例如“庄周游乎雕陵之樊，睹一异鹊……螳螂执翳而搏之，见得而忘其形，异鹊从而利之，见利而忘其真。”结果庄周也遭“虞人逐而诶之。”（《山木》）真所谓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一环扣一环，环环紧扣，以非分之利引诱贪婪者堕入惨痛之渊。这使庄子深有感慨，警示世人利害相倚之道，充满深刻的哲理和教育意义。又如匠人挥斧削去泥瓦匠鼻尖上如蝇翼之薄的灰迹，而“使匠石斲之，匠石运斤成风，听而斲之，尽垾而鼻不伤”，（《徐无鬼》）情节非常生动而传神，令人百读不厌。可是，你知道庄子讲这一故事时，他的内心有几许辛酸啊！

《庄子》的学说核心是：重在顺应客观自然的天“道”，反对人为破坏自然，“骈拇枝指，出乎性哉！……故凫胫虽短，续之则忧；鹤胫虽长，断之则悲”（《骈拇》）。伯乐治马，“烧之，剔之，刻之，锥之……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”（《马蹄》）。这对今天强调、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，有其启迪意义。而《荀子·解蔽》却说：“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。”未免欠确。

一切事物都有其颠扑不破的内在规律，即从无到有再归于无。“死生非远也，理不可睹……吾观之本，其往无穷；吾求之末，其来无止。”（《则阳》）出生之前的时间之长无边无际，死去之后的时间也没有止境。唯其在世的时间极其短暂，即“生者，盄醢物也……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（《知北游》）也不过瞬间即逝。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公式——“无～有～无”。前面的“无”，是无限的（“吾观之本，其往无穷。”），后面的“无”也是无限的（“吾求之末，其来无止。”），“无穷、无止，言之无也。”（《则阳》）都是说的前、后两个无限的“无”。唯独中间的“有”是非常有限的，如果能有效地利用这段有限的时间，去创功立业则有益于世。如果消极对待，以为“人生几何，来日无多。”便纵情享受而了此一生，结果一事无成，白来世间走一趟，辜负家庭和社会对他的

期望。再如《养生主》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，殆矣。”这也好像是消极因素，其实不然。《胠箝》说：“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，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。”庄子是说：“人生时间有限，不要追求那不可能实现的、甚至是空想的东西。而应面对现实，把已知的更进一步深化，以期精益求精。”是主张充分有效地利用有生之年，做出更好的切实贡献，以免浪费时间于乌托邦的空想。

他也没有置身世外，而是满怀激情，关怀社会，如《说剑》不计报酬为太子悝劝赵文王而解其国难。他也关心社会的治乱，为当权者出谋划策，“夫帝王之德，以天地为宗，以道德为主，以无为为常。无为也，则用天下而有余……上无为也，下亦无为也，是下与上同德，下与上同德，则不臣；下有为也，上亦有为也，是上与下同道，上与下同道，则不主。上必无为而用天下，下必有为为天下用，此不易之道也。”（《天道》）为朝廷规定了君臣之分。“古之君人者，以得为在民，以失为在己，以正为在民，以枉为在己，故一形有失其形者，退而自责。今则不然，匿为物而愚不识，大为难而罪不敢，重为任而罚不胜，远其途而诛不至。民知力竭，则以伪继之。日出多伪，士民安取不伪？夫力不足则伪，智不足则欺，财不足则盗。盗窃之行，于谁责而可乎？”这样以极端措施治国，在专制政体下哪敢询问或追究责任！（《则阳》）而庄子只有“报国无门”的叹息！在此期间，出现很多隐士，“所谓隐士者，非伏其身而弗见也，非闭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智而不发也，时命大谬也。”（《缮性》）徒唤奈何！

《庄子》中有些内容好像“绕口令”。“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。自彼则不见，自是则知之。故曰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……道行之而成，物谓之而然。恶乎然，然于然；恶乎不然，不然于不然。恶乎可，可于可；恶乎不可，不可于不可。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。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”“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。俄而有无矣，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。今我则已有谓矣，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，其果无谓乎？”（《齐物论》、《寓言》）如果不作解释翻译，真令人不知所云。

天人合一，主观行为应当符合客观实际。如“宋人资章甫而适

诸越，越人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”等于是向和尚兜售梳篦。（《逍遥游》）又如墨子之道，“反天下人之心，天下不堪，墨子虽独能任，奈天下何？离于天下，其去王也远矣……虽然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将求之不得也”，（《天下》）庄子认为墨子主张虽好，但不符合世人心情，故得不到推广和发展。

成功之路。“痾偻者承蜩，若掇之也。仲尼曰：‘子巧乎！有道邪？’曰：‘我有道也……不以万物易蜩之翼，何为而不得？’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‘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，其痾偻丈人之谓乎！’”又“梓庆削木为鐻，鐻成，见者惊犹鬼神。鲁君见而问焉，曰：‘子何术以为焉？’对曰：……（排除所有杂念）然后入山林，观天性，形躯至矣，然后成见鐻，然后加手焉。”（《达生》）不考虑个人得失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自可做出成绩。“大马之捶钩者，年八十矣，而不失毫芒。大马曰：‘子巧与，有道与？’曰：‘臣有守也，臣之年二十，而好捶钩，于物无视也，非钩无察也。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，以长得其用，而况乎无不用者乎，物孰不资焉？’”（《知北游》）说明专心致志，熟能生巧。“任公子为大钩巨缁，五十犗以为饵，蹲乎会稽，投竿东海，旦旦而钓，期年不得鱼。已而大鱼食之，牵巨钩陷没而下，鰲扬而奋鳍，白波若山……公子得若鱼，离而腊之，自制河以东，苍梧以北，莫不厌若鱼者。”下苦功，有耐心，才可获得巨大成就。否则，“夫揭竿累，趋灌渎，守鲋鲋，其与得大鱼，难矣。”（《外物》）可见成功之路是没有轻松、捷径可走和侥幸获得的。

《庄子》主张变革，反对守旧和盲目模仿。《天运》说得最深刻而直截了当：说孔子拾取已过时被抛弃的祭品当狗，敬慕而不舍，致屡遭厄运；用过去的周道而用之于今天的鲁国，“是犹推舟于陆也，劳而无功，身必有殃。……故礼义法度者，应时而变者也。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，彼必龁齧挽裂，尽去而后慊。”意为统治者死抱过时的弊端而不改，终必被人民所抛弃。即使不被抛弃，也如“其里之丑人，见而美之，归亦捧心而颦其里。”令人皆避之而走，徒贻笑柄。

注重修身养性之道。“人，大喜邪，毗于阳；大怒邪，毗于阴……其反伤人之形乎！”（《在宥》）老子曰：“卫生之经，能抱一乎，

能勿失乎，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，能止乎，能已乎，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，能翛然乎，能侗然乎，能儿子乎？”（《庚桑楚》）总之要求排除杂念，达到如婴儿那样的心地纯朴而宁静。如果不顾性命之重要而贪图浮云般的功名利禄，等于不知轻重，拿生命开玩笑。如“演门有亲死者，以善毁爵为官师，其党人毁而死者半。”（《外物》）官迷们不顾性命，是“以隋侯之珠，弹千仞之雀，世必笑之。”（《让王》）“不能悦其志意，养其寿命者，皆非通道者也。”（《盗跖》）不顾性命去贪图名利，既不利己，还难免被人耻笑。

无视客观规律的急性病者。“见卵而求时夜，见弹而求鸮炙，”（《齐物论》）“云不待族而雨，草木不待黄而落”（《在宥》）；“舜之治天下，使民心竞，民孕妇十月生子，子生五月而能言，不至乎孩而始谁，则人始有天矣。”（《天运》）小儿出世五个月就要求会说话，婴儿还不会笑就要求他知道谁是谁非。看来古代也有不切实际的“大跃进”。

学以致用，应依社会需求而学。毫无实际意义的邯郸学步，不但没有实用价值，而且落得可笑而惨痛的后果，这已为人们所熟知，毋庸赘述，还有如“朱泚漫学屠龙于支离益，单千金之家，三年技成，而无所用其巧。”（《列御寇》）告诫教学应与社会合理的需求紧密结合，方可有益于社会及个人的就业谋生。

识人之道。“非其事而事之，谓之总；莫之顾而进之，谓之佞；希意道言，谓之谄；不择是非而言，谓之谀；好言人之恶，谓之谗；析交离亲，谓之贼；称誉诈伪以败恶人，谓之慝；不择善否两容颊适，偷拔其所欲，谓之险。”（《渔父》）孔子曰：“凡人心险于山川，难于知天。天犹有春夏秋冬、旦暮之期，人者厚貌深情……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，近使之而观其敬，烦使之而观其能，卒然问焉而观其智，急与之期而观其信，委之以财而观其仁，告之以危而观其节，醉之以酒而观其侧，杂之以处而观其色。九征至，不肖人得矣。”（《列御寇》）内心是否真诚，“不精不诚，不能动人。故强哭者虽悲不哀，强怒者虽严不威，强亲者虽笑不和。”（《渔父》）这些常识，对个人择友，和人事组织部门选拔干部，都有现实的借鉴作用。

用人之道，大材不可小用，小材不可大用，“惠子谓庄子曰：‘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，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。削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呶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’”庄子曰：“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，而浮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，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乎！”（《逍遥游》）是大材不可小用。“倒道而言，迁道而说者，人之所治也，安能治人？……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。”（《天道》）一知半解的片面之才，不可大用。

知足常乐，反之则危。“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”（《逍遥游》）何必多求？而有的人“钱财不积则贪者忧，权势不尤则夸者悲”。（《徐无鬼》）是贪心不足者的写照。“儒以《诗》《礼》发冢……小儒曰：‘未解裙襦，口中有珠。《诗》固有之曰：‘青青之麦，生于陵陂，生不布施，死何含珠为？’接其鬓，压其颔，儒以金椎控其颐，徐别其颊，无伤口中珠。’”（《外物》）敛财者，落得个墓被掘而尸被毁的惨重后果。“为欲富就利，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，且凭而不舍，可谓辱矣；积财而无用，服膺而不舍，满心戚醮，求益而不止，可谓忧矣；内则疑劫请之贼，外则畏寇盗之害，内周楼疏，外不敢独行，可谓畏矣……及其患至，求尽性竭财，单以反一日之无故，而不可得也。”（《盗跖》）发财时舍不得疏财行善，等到因财而大祸临头，再想将钱财散尽而免祸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是贪心不足者的恶果。

倡导高雅，不屑粗俗，主张提高社会的文明度。“大声不入于里耳，《折杨》《皇荂》（低俗小调），则嗑然而笑，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。（然而）至言不出，俗言胜也。以二缶钟惑，而所适不得矣。”（《天地》）所谓“二缶钟”，就是许多的瓦釜雷鸣般的粗野噪音，压制了少数的黄钟优雅之声。号称文明古国的人，一旦高雅被压抑，粗野必猖狂。回想当年大老粗吃得开，零分才可进大学，“先生”一词都被讥讽。文化品位大大降低，而不免被外人瞧不起了。《庄子》早有预见，为何后人愚昧！

反对本本教条主义，提倡心领神会。“书不过语，语有贵也。语之所贵者，意也，意有所随。意之所随者，不可以言传也。”工匠轮扁认为有所创新的都是“得之于手而应于心，口不能言，有数存焉

于其间”，因此轻薄齐桓公所读的古书是“古人之糟魄已夫！”（《天道》）示意读书要读到书之外，不可陷入其中而不拔。也就是说，既要读得进，更能拿得出。师金讥笑孔子的学说，“夫六经，先王之陈迹也。”（《天运》）是拾取那抱残守缺、不合时宜而被人抛弃和践踏的已陈之“刍狗”，也犹如东施效颦。是对教条主义而不知与时偕行者的鞭挞。书本中的学问是有限的，落后于时代的，必须开动脑筋、提高悟性，跳出书本，才能有真知灼见，才能有所成就。

时运观。“百年之木，破为牺尊，青黄而文之，其断在沟中；比牺尊于沟中之断，则美恶有间矣。”（《天地》）一样物件因遭遇不同而有天地之悬殊。“得之也生，失之也死；得之也死，失之也生：药也。其实堇也，桔梗也，鸡壅也，豕零也，是时为帝者也，何可胜言？”（《徐无鬼》）有的药，用得恰当就得生，否则就丧命；有时用药能丧命，不用或可无虞：这就是“药”。这些看似卑贱的草药，必须用时就尊贵，真的一言难尽。即所谓“时也，命也，运也。”而人的命运或可由自己掌握，放下身份而随波逐流就好，否则时乖则命舛。庄子之所以命穷，是因不能迎合君昏臣佞的世道。孔子何尝不是？他说：“我讳穷久矣，而不免，命也；求通久矣，而不得，时也。当尧舜，而天下无穷人，非智得也；当桀纣，而天下无通人，非智失也，时势适然。”（《秋水》）在此时的正直者必然遭殃，而投机逢迎者必然飞黄腾达，或穷或通，人人都可依自己的品格去选择。

反复举例歌颂残疾人的自尊、自信且自力更生。支离疏是十不全的残疾人，能勤劳而“足以养其身”，更“足以食十人”（《人间世》）；申徒嘉批评同学郑相子产瞧不起他这残疾同学，而令子产认错。哀骀它丑陋无比，“丈夫与之处者，思而不能去也；妇人见之，请于父母曰：‘与为人妻’；宁为夫子妾者，十数而未止也。”与鲁哀公相处，不一年而“卒授之国。”孔子认为哀骀它“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。”（《德充符》）而今许多残疾貌丑者，能奋发图强而出人头地者亦不乏其人。令身体健全而无所作为者脸红！

讥讽不能自力更生，必须有所依赖者。“罔两问于景曰：‘若向也俯而今也仰，向也括而今也被发，向也坐而今也起，向也行而今也止，何也？’景曰：‘搜搜也，奚稍问也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，予

蜩甲也，蛇蛻也，似之而非也。火与日，吾屯也；阴与夜，吾代也。彼吾所以有待邪，而况乎以有待者乎！彼来则我与之来，彼强阳则我与之强阳，强阳者又何以有问乎？”（《寓言》）示意人们不可像影子那样不能独立自主。

宜谦虚而戒骄傲。“逆旅有妻妾二人，其一人美，其一人恶（丑），恶者贵而美者贱。阳子问其故？逆旅小子对曰：‘其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；其恶者自恶，吾不知其恶也。’阳子曰：‘弟子记之，行贤而去自贤之行，安往而不爱哉！’”（《山木》）俗话说：“娘家夸，不为夸；婆家夸，一枝花。”切不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！“势为天子，而不以贵骄人；富有天下，而不以财戏人。计其惠，虑其反……非以要名誉也。”（《盗跖》）而是明白风水年年转也。“暖姝者，学一先生之言，则暖暖姝姝而私自说也，自以为足矣，而未知未始有物也。”（《徐无鬼》）学得一点就沾沾自喜而以为了不起，实际肚里缺少货却不知道。“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，引之盈贯，措杯水其肘上发之，适矢复沓，方矢复寓，当是时犹象人也。……伯昏无人曰：‘是射之射，非不射之射也。’……于是无人遂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背逡巡，足二分悬在外。揖御寇而进之，御寇伏地，汗流至踵。”（《田子方》）列御寇本欲炫耀而适得其反。须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切忌井底之蛙，所见不广。如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”（《逍遥游》）。“井底之蛙不可以语于海者，拘于虚也；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，笃于时也；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，束于教也。”（《秋水》）“正考父一命而偃，再命而僂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孰敢不轨？如而夫者，一命而吕钜，再命而于车上舞，三命而名诸父，孰协唐许？”（《列御寇》）原本都是老百姓，乌纱帽一戴到头上，有的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前者谦虚令人信服，后者傲慢认不得自己而被人瞧不起，俗话说他是：“癞狗乍得一身毛。”而为世人所不齿。

慎独是修身的高尚境界。“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，人得而诛之；为不善乎幽闲之中者，鬼得而诛之。明乎人，明乎鬼者，然后能独行。”“寇莫大于阴阳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，非阴阳贼之，心则使之也。”（《庚桑楚》）不要以为背地里作恶无人知，无愧于心才可胸怀坦荡。

物性不同，各有长短，不可生搬硬套。“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，彼必齧齧挽裂，尽去而后慊。”（《天运》）“梁丽可以冲城，而不可以窒穴，言殊器也；骐驎骅骝，一日而驰千里，捕鼠不如狸狌，言殊技也；鸱鸢夜撮蚤，察毫末，昼出瞋目，而不见丘山，言殊性也。”（《秋水》）“昔者海鸟止于鲁郊，”鲁侯“以己养养鸟，非以鸟养养鸟也。”违背其性，三日而鸟死。（《至乐》）不图创新者，往往生搬硬套，如东施之效颦。

不屑非分之得。子綦有子八人，惟“梱也将与国君同食，以终其身。子綦索然出涕曰：‘吾子何为至于是极也？……尽于酒肉入于鼻口矣，而何足以知其所自来？吾未尝为牧，而牂生于奥；未尝好田，而鹑生于突：若勿怪何邪？’”（《徐无鬼》）不愿无缘无故获得好处。楚昭王失国，后返回，奖赏随从者。给屠羊说三公高位，“屠羊说曰：‘夫三旌之位，吾知其贵于屠羊之肆也，万钟之禄，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，然其可以食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？说不敢当，愿复反吾屠羊之肆。遂不受也。’”（《让王》）高度赞誉底层小民不贪名利的高尚风格。

人性、习俗也有美丑的不同。“亲之所言而然，所行而善，则世俗谓之不屑子；君之所言而然，所行而善，则世俗谓之不肖臣……世俗之所谓然而然之，所谓善而善之，则不谓之道谀之人也。然则俗故严于亲而尊于君邪？”（《天地》）此例认为群众的观点、意愿，压倒尊长和国君，颇含“民贵君轻”的主张，与同时的孟子观点不谋而合。赞美林回纯真的亲情人性，“弃千金之璧，负赤子而趋，何也？林回曰：‘彼以利合，此以天属也。以利合者，迫穷祸患害相弃也；以天属者，迫穷祸患害相收也。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。’”（《山木》）赞美林回纯真的亲情人性，讥讽患难不与共者，是乃君子小人之区别。

浅见者只重近在眼前而不顾后来之果。“狙公赋茅，曰朝三而暮四。众狙皆怒。曰然则朝四而暮三。众狙皆悦。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。”（《齐物论》）高兴的是现在多得一些，而不知后来少了一些。“韩魏相与争侵地，子华子见昭僖侯，僖侯有忧色。子华子曰：‘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，书之言曰：“左手攫之，则右手废；

右手攫之，则左手废；然而攫之者，必有天下。”’君能攫之乎？”昭僖侯曰：‘寡人不攫也。’”（《让王》）子华子仅仅是把将来的恶果，提前到现在，就知道害怕了。其实，哪个得天下者终极的后果不惨啊？“尧舜有天下，子孙无置锥之地；汤武立为天子，而后世绝灭”（《盗跖》）。

抨击、揭露假冒的高级职称。“庄子见鲁哀公。哀公曰：‘鲁多儒士，少为先生方者。’庄子曰：‘鲁少儒。’哀公曰：‘举鲁国而儒服，何谓少乎？’庄子曰：‘……君子有其道者，未必为其服也；为其服者，未必知其道也。公固以为不然，何不号于国中曰：无此道而为此服者，其罪死。’于是哀公号之五日，而鲁国无敢儒服者，独有一丈夫，儒服而立乎公门。公即召而问诸国事，千转万变而不穷。庄子曰：‘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！可谓多乎？’”（《田子方》）鲁哀公是否觉得尴尬！？此类事例足以令人深思，假货都善于剽窃他人的成果来装饰自己，“挟人之勇力以为威强，秉人之智谋以为明察，因人之德以为贤良”（《盗跖》）。剽窃他人的成果，为自己攫取名利，未免太卑鄙了。假货充盈必危国害民，“盗亦有道”的盗跖尚且痛斥、耻笑这类假货，假货还自以为荣，真不知羞耻为何事！

毋庸讳言，《庄子》有其消极之处。“直木先伐，甘井先竭……功成者堕，名成者亏”（《山木》）。既是经验之谈，也反映那令人嫌恶的嫉妒病，可能是愤世嫉俗的牢骚吧！她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，然不乏可资借鉴之处，不可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苛求，而应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，以感激的心情，对待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有些成语故事，在《庄子》中就可找到它的出处和内涵，如：鹏程万里，扶摇直上、越俎代庖（《逍遥游》）。朝三暮四（《齐物论》）。庖丁解牛，游刃有余（《养生主》）。螳臂当车（《天地》）。东施效颦（《天运》）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（《山木》）。亦步亦趋（《田子方》）。井底之蛙、邯郸学步（《秋水》）。白驹过隙、每况愈下、每下愈况（《知北游》）。后人所谓的害群之马（《徐无鬼》）。蜗角斗争（《则阳》）。隋珠弹雀，捉襟见肘（《让王》）。分庭抗礼（《列御寇》）如果不了解成语的意蕴，易于张冠李戴、乱改成语。有报载“囊烛映雪”。实为“囊萤映雪”。烛怎可放置于囊中？这是新

中国成立前启蒙小孩都知道的,《三字经》就有:“如囊萤,如映雪,家虽贫,学不辍。”而今,发表文章的人及报刊编审都不懂而出错,真令人慨叹而不知如何为之圆说!据此而论,我为《庄子》注释和译文,帮初学者解喻,就不是多此一举了。

我从对《庄子》的阅读中,不仅体会到这些精神财富,而且开动脑筋以利强化思维,每遇纠结处,都要打一个“?”通过逻辑思维和已有的学养,经常发现成说、旧解的矛盾,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浅薄的认知,以解心中的迷惘,这也是我研读古籍的方法和目的,读者可以去对照同类书籍,进行琢磨、比较优异的程度。

举些例子来看,如:

《逍遥游》“朝菌不知晦朔”。《释文》司马云:“大芝也。”朝生暮死,不及晦朔。王引之以为是“朝秀”,《淮南子》作“朝秀”,高诱注:“朝秀,朝生暮死之虫也。”愚以为前者为植物,后者为动物,两相权衡,而认定后者,因动物比较有知故也。

“岂唯形骸有聋盲哉?夫知(智者)亦有之,犹时女(汝)也。”《释文》引司马云:“时女,犹处女也……犹是若处女者也。”成疏:“时女,少年处室之女也。”《释文》引向云:“时女,虚静柔顺和而不喧未尝求人而为人所求也。”多家皆持此说,果真如此吗?欠妥!其实际是讥讽肩吾不解接輿之言而“惊怖”,岂止聋盲吗!“你也如此啊。”

《养生主》“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:‘是何人也,恶乎介也?天与,其人与?’曰:‘天也,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独也。’人之貌有与也,是以知其天也。”公文轩见右师独脚,疑是受刖刑致残。右师解释说是天生的。人家未必相信,但看到他的容“貌有与也。”才相信是天生的。不过,诸家对“有与”的解说,都不能令人释然。如郭云:“两足并行。”《集释》注:“偏刖曰独……两足共行曰有与;有与之貌,未有疑其非命也。”既说“独”,又说“有与”,这怎能解释是天生而不是受刑的疑团呢?愚以为,《说文》:“貌,颂仪也。”颂,即今之“容”字。《汉语大词典》:容者,“脸上的神情和气色。”“与”,与“豫”通,《仪礼·乡射礼》:“宾不与。”郑玄注:“古文与作豫。”豫,快乐和悦。右师的表情快乐和悦,说明他没有

受刑的羞愧、苦恼仪容，犹如肩吾疑孙叔敖三黜令尹而无忧色是假装的，说：“吾始而疑子，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，子之用心独奈何。”（《田子方》）是看他欢畅的表情而知究竟。又《庚桑楚》：“老子曰：‘向吾见若眉睫之间，吾因以得汝矣。’”多是观察容貌表情而知。

《人间世》“闻以有翼飞者矣，未闻以无翼飞者也。”这两句大白话，可谓妇孺皆知，因而为人所忽略而无阐释。其实，是深发前面的“绝迹易，无行地难”的问题，怎样“绝迹”而“无行地”，有翼飞者则可“绝迹”而“无行地”，如此说来，又似大白话，须知这言外之意，“翼”乃“道”的比喻，有道则可，无道则否。

《德充符》“鲁哀公问于仲尼曰：‘卫有恶人焉，曰哀骀它。……又以恶骇天下。’”旧解哀骀是丑貌，名它。成疏：“骀它，形容异常鄙薄，论其丑恶，惊骇天下。”虽然训诂有据，但是与文意不合。真的“惊骇”令人害怕吗？为什么“丈夫与之处者，思而不能去也；妇人见之，请于父母曰：‘与为人妻’；宁为夫子妾者，十数而未止也。”而历来译者皆说它令人害怕。只要打个问号，就可发现这个矛盾，必得另作新解。按“骇”，有散播之义，三国魏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于是精移神骇，忽焉思散。”《文选·陆机〈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〉》：“协风傍骇，”李周翰注：“骇，散也，言和风傍散。”可证哀骀它的丑貌之名已播散于天下，并不是令人害怕。可见训诂不当，影响文章内容的一贯和准确性，

又如，“为天子之诸御，不爪翦，不穿耳；取妻者，止于外，不得复使。”《集解》谓：“御女不加修饰，使其质全；匹夫取妻，休止于外，官（宫）不役之，使其形逸。”《释文》谓：“家世父曰：不爪翦，不穿耳，谓不加修饰，而后本质见止于外；不复使，谓不交涉他事，而后精神专一。郭象以为恐伤其形。误也。”旧解多不恰当，特别是“取妻者，止于外，不得复使。”解说得更是匪夷所思。如陈鼓应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：“取妻的人留在宫外，不得再为役使。”对此，不禁要反问一句，难道还未取妻的人就可留在宫中服役吗？考其实，不仅是天子诸御，就是民清之时民间习俗取妻，女子也“止于外”应保持原本形质，“不得复使”即不得搽粉、戴花，就连脸面的汗毛都不扯掉等对形体外貌的修饰。